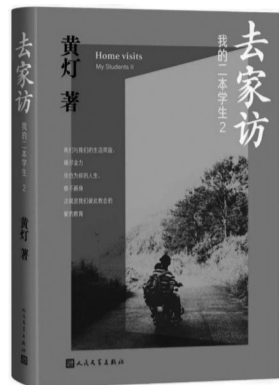


# 看见他们来时的路



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  
黄灯著  
2024年2月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20年，黄灯出版了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一书，讲述了她在广东F学院当教师期间，所了解的她的学生们的求学、生活、工作状况。

黄灯说：“本书承载的落脚点，意在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，换言之，这些文字不仅面对教学日常，更面对青年成长、命运和走向，它打开和呈现了一个群体隐晦的生命境况，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。”

这段话出自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序言，名为《看见他们》。该书引起了很大关注，凝聚了公众的视线——看见他们。而黄灯并不满足于于此，她当时就意识到，诸多个案中牵连着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，要想了解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，仅仅讲述他们的故事，仍然是不够的。

从2017年暑假开始，黄灯踏上了去学生家看看的旅途，这些年来，她陆续去过腾冲、郁南、阳春、东莞、孝感等地，拜访了数十位学生的家庭。以教育界的常规，这叫“家访”，因此，黄灯把这部由这些旅途观察所得的非虚构作品命名为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，然而，正如黄灯所说，这种跨越时空的走访，完全超出了日常“家访”的边界，成为她从教生涯中，从“讲台之上”走进“讲台背后”的发端。

每一个年轻人的成长，都离不开家庭的长期供养。这些二本学生大多出生在农村或城镇家庭。他们的父母、亲戚长年辛苦劳作，或务农为生，或进厂打工，或养蚝修船，或摆摊售卖，从事着各种各样普通的工作，我们在街头可能会随时遇到这样的人，或者说，我们自己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祖辈，就是其中之一，这是构成我们中国最大多数阶层的普通劳动者。

他们和我们，含辛茹苦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，希望孩子好好学习，将来能有个好工作。能考上广东F学院，已经是不容易了，这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来此求学的学生们早就打算好找工作的各种准备。可是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所展现的事实就在告诉人们，找工作如此之难，而《去家访》写作于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，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

《去家访》继续讲述了二本学生在困境中做出的抉择，有些学生凭借坚韧的意志和生活的机遇仍然在城市中寻觅机会，有些学生选择到普通一点的次级城市或县城乡镇里工作，有些学生选择回乡创业或跟着父母亲戚开拓家业……选择有很多种，不管这些选择中是否有父母意见的直接影响，它们都包涵着学生们出身其中的家庭的劳动观、价值观对于他们的思维以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的影响。

家庭的经济条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。比如，从腾冲出来的黎章韬，决定回腾冲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地的木雕艺人，黎章韬打算继承父亲的木艺工坊。而张正敏必须竭尽全力跳出农门，她的母亲是越南新娘，父亲和哥哥好逸恶劳，一家人靠母亲打工来维持生活，母亲苦苦支撑着正敏的求学之路。在黎章韬和张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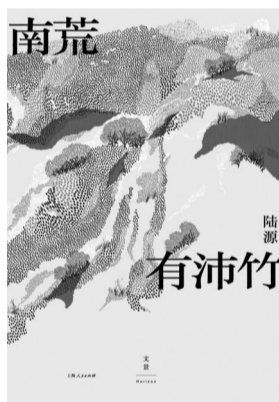
林丽

敏的故事中，有个共同点，他们都热爱写作，都通过自媒体写作的方式促成了自我的提升，黎章韬吸引读者关注云南根雕艺术，而张正敏用写作纾解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，并在网友的鼓励中继续自己的追梦人生。

黄灯一再强调“个体的能动性”。《去家访》实际上还从侧面反映了这二十多年间城乡差距带来的社会影响，黄灯所拜访的一个个家庭，所描写的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场景，就是这些年社会变迁的一个个截面，一种断裂、一种沟壑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，而黄灯的学生和家长们所能做的，是努力凭借“个体的能动性”去弥补断裂、跨越沟壑。这是黄灯在她的视线内所能提供的答案。但那些在求学路上无奈半途而废，或者被高考拦在门外的年轻人，他们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应该知道的是，还有很多很多年轻人。他们的“个体的能动性”应该如何激发，我们该怎样去保护他们的能动性呢？

如果说《我的二本学生》让公众“看见他们”，那么，《去家访》就是力求进一步“看见他们来时的路”。但愿，这条路能少一点坑、少一点沟，但愿年轻人都能凭借能动性的努力而有所得。

# 风流真切的中国精神



《南荒有沛竹》  
陆源著  
2023年3月  
世纪文景—上海人民出版社

只有故乡、只有庞大的乡愁，才能为作家奉上如此满溢的知觉深潭。光是仰着头看陆源笔下小城上方傍晚至入夜的天空，就一定能把脖颈看酸，或者干脆治好了伏案的颈椎病。花枝乱颤的富丽成语、一咏三叹的肥沃感官一度侵染派湿故事的足音，而这华丽的知觉搭起的情绪底色，仅仅为的是那几个憧憧鬼影？——定睛再看，是几个人影！

这有什么稀奇，还不是作家们都爱写的

“小城畸人”？但《南荒有沛竹》不是温士堡的干巴巴的小苦涩，或布拉格小城的平淡微澜，也不是以穿墙术闻名的法国小镇……陆源笔下的“章学周”“刘哥四”“田抱川”们，是中国千百年底层儒生的代表。这些捧着书本的孤寒种，是纯粹的中国式的“小城畸人”。

“白昼背着它灼热的包袱，揣着永恒的破烂船票，搭乘一艘大金轮迅速离去。”《守门员的八月》，初秋奇妙夜，我们跟随三个少年在寻觅狐妖的春梦里翻滚，这旅程亦如春梦般滞缓、黏稠，举步维艰，因为他们不得不穿行在满城的杂念之中——每一眼都是鸿篇巨制。街巷空气里的老灵魂，面容时而清晰、时而悬浮，既是古人又明明活在当下；沾满历史人文的景物自身充满了戏剧的张力。笔下这夜的滞缓黏稠，又有一种英伦摇滚似的痒痒的舒适，像是重复，却骤然跌落；像是停滞，又夺步而出，这轻盈而有力的振翅！

陆小廷虽然没有腐朽的杨梅疮，但他身上有更为腐朽顽固的东西——“斗靡奢多、尽情挥霍”的爱情。他就像《海上花列传》里为薄命的玉笋舔眼睛的贵公子，却爱得更具江湖气和血腥味。比起长三书寓里的弹唱传奇，民间山盟海誓的长歌更让人心醉神迷。在权贵与诗才的罅隙，陆小廷完胜。“跟我讲”，他捏着姑娘

的下巴，“齿对齿，心对心”“头顶火盆过火海，今生定情永不离”“三年不来三年等，十年不来不变心”！然而事件与情绪空洞的连接处，许伊玲感受到天地间眩晕的孤独。她正是某个时空里肝肠寸断的花魁，转身遭际一个情殇的幸运，星落云散，她又再次变为那个普通的弃妇。不要忘记啊，南荒里没有个人主义的追光，只有“一座神怒鬼怨的老剧场”，听我说，听我说……

章学周会让你泪目，为着他颤颤巍巍的“风雅颂”。他是个偷偷摸摸的诗人，除了擅长“精微的玄想”和暗恋，他过着衰萎疏漏的人生——连自杀计划都因疏漏而告败。他唯一的导师吴老板，也早已向命运妥协，变成只会阐幽发潜的虚无主义老宅男。章学周在那名发疯乞讨的邻村青年身上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悲伤，看到了静水深流的文脉。他终于从自我沓沓残破的爱里生出了骇人心魄的慈悲。“鸬鹚首领在噩梦般的滔天巨浪里展翼飞来”，章学周为看起来孱弱的文人正名，他们“穿着盔甲的灵魂装在虚弱的肉体里而已”，他们才拥有最坚韧的慈悲，飘摇文人的壮士心！壮怀激烈！

“章学周”足以成全南荒的知觉盛宴与凛凛风骨。这些民间的儒生，载着风流真切的中国精神，他们不在历史中，而在白日的谗妄或

李潇潇

夜梦里，生生不息。诗行在城市楼宇和田间树荫里明灭，人物在悲困里挣扎，和故事一起迈着闲散又稳健的步子，相向而行，或驾齐驱，时间将他们簌簌筛落，宏阔的神的手笔之下，变为旋生旋灭的晶莹之物，也许就是灵魂吧。

陆源是精通招魂术的悲伤大师，至此，属于小城的故事不必落白“小”的机巧中雕琢“小”摆设。每一个黄昏都可以是一个掷地有声的结局；那些黏稠的被动，会被一次主动一刀毙命。我们可以随时享受一身寒毛、一个激灵，恰似真实世界里的震颤。它是真切与离奇在时空中势均力敌的狂啸，是中国人的浩繁捕梦网。更有甚者，那是故乡啊，里面的诡计和转机，只有生长在那里的陆源明了。它充满力量，而你却无从记起重锤源自哪一个轻盈音符或古老谚语，是盍或符已不可考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是祖宗和神的恩赐，是沉着淡然的前定。是存在！永恒！

这些民间书生，底层儒者，散落在村中、街上、林间，他们孱弱、悲舛，但或多或少都有一缕从书本里带出的风。这些丝丝缕缕的风——风流、风骨、风骨，汇集成《南荒有沛竹》，一本现代“聊斋”。如果说《童年兽》是感官一往无前的喷泄，《南荒》则是风雅乔张做致的流转，是一场中华南方沛雨甘霖的痴梦。

# 爱是最温暖的力量



《夏日秋千》  
王忆著  
2023年8月  
中国青年出版社

《冬日焰火》和《夏日秋千》是王忆的两部长篇小说。《冬日焰火》讲述了艾志刚一家在女儿冬冬被确诊为脑瘫后的生活日常，整部作品的叙事基调悲悯而沉重，温暖而动人，真实而有力。《夏日秋千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“我”（冬冬）与二胎弟弟（好好）之间的成长趣事，相较于上一部作品，小说的调性也变得更为明朗欢快，充满童趣。两部小说在时间、人物和内容上紧密相连，围绕爱的主题一起书写了主人公“冬冬”的个人成长。

成长是儿童文学永恒的母题，如何呈现残障儿童异于常人的成长之路，王忆显然有自己的答案，《夏日秋千》中作者没有过多书写苦难与不堪，而是用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把姐弟之间的点滴生动再现。这两部小说都带有浓郁的自传体意味，创作素材源于自身的经历，因为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感悟，更能精准把握主人公“冬冬”真切的生活体验，捕捉真实的情绪变化，小说在作品细节、人物刻画等方面极富艺术感染力。初次见面时，“看着妈妈抱着弟弟有说有笑，全家人都围着他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此刻是在看一幕很熟悉的家庭片段，内心竟然一点点夸张的波动也没有出现。我应该是跟他脸对脸看了看彼此，就像我们是在确认对方是不是今后要在一块生活的人，望着他稚嫩的小脸，我不禁扬了扬嘴角”，对弟弟的情感早就隐藏在了这次见面时那上扬的嘴角，第一次上托班时老母亲般的絮叨、姐姐温暖的爱意开始源源不断地在日常流淌。“那小短腿到处溜达、到处晃悠的姿态，活像小爷逛大街，这儿摸摸，那儿瞅瞅”，作者对弟弟的刻画动人又动情，有较强的场景感，仿佛这个可爱的小人正活灵活现地站

在你面前。作者只字未提“爱”，却又处处充满爱，诸如此类的描述，在文本中比比皆是。

儿童文学对塑造孩子的精神世界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有重要作用，王泉根老师曾提出“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”，王忆的小说也始终传递着善良、真诚、乐观的正能量。王忆笔下的大伯母“朱蓉”是作为一个自私冷漠、甚至有点扭曲的恶人形象出现的，她把冬冬看成是“没用的东西”，应该“扔掉”或者“摔掉”，甚至有一次趁着冬冬独处时对冬冬拳打脚踢，嘴上还不停地说着“打死你个小废物”“早点弄死你该多好”，这也导致冬冬腰部的伤口再次红肿，面对这样一个刁钻刻薄的人，作者依然为她保留了一丝人性的亮色，“朱蓉”在葬礼上伤心懊悔的眼泪、不幸患上精神病的经历都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。《夏日秋千》里对“朱蓉”等亲人嘲讽父母要二胎的声音，冬冬既不反驳也不怨怼，“他们说的那些无关痛痒的话犹如拉斯维加斯吹过的风、掀起的浪，即便翻腾起千层浪也与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。毕竟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他们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如果不能说是废话，那基本上也是可以冲进下水道的话，谁又会为

贾寒冰

此斤斤计较呢？”这样的包容与善良很难想象是出自脑瘫患者“冬冬”之口，虽然身体有缺陷，但她没有让自己生活在黑暗里，而是成为一束光，洗涤和净化着读者的心灵。小说最后冬冬也在一路的摸爬滚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——写作，身患残疾的孩子不再是“没用的”，在爱的包容下仍然可以乘风破浪、勇往直前，这样的人生不会因疾病被打败，也不会因困厄而放弃。

作品成功诠释了残障家庭的叙事形态，激发读者对二胎话题的探讨，从“如何一碗水端平”、如何培养积极的手足关系、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等话题切入生活的肌理，拓展了大众对二胎家庭的认知和理解。在弟弟到来之后，冬冬父母为了照顾冬冬的感受，暂时把弟弟放在家里寄养；同时召开家庭会议，并把弟弟的取名权交给姐姐，父母没有因为弟弟的到来而有所偏失，而是给了姐姐足够的爱和尊重。《夏日秋千》是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故事，冬冬经历了病痛的折磨、生活的磨难，历尽千帆，却仍心存炽热，她的成长经历也给读者提供了一种面对疾病与困境的全新打开方式，激励和鼓舞着残障儿童在迷失中寻找自我、在困境中寻找希望。